



中国考古



站内检索

检索

信息反馈

首页

本所概况 现场传真 学术动态 学术研究 学术资料 考古人物 考古园地 考古论坛 内网入口

首页 > 现场传真

现场传真



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2010年重要发现

作者： 发布时间： 2011-02-28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点击率：[1220]

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位于西安南郊凤栖原上，是西汉宣帝“御赐茔地”并“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营建的张安世大型墓园为中心的多代大型家族墓地。墓地一经发掘，即收获连连，要素齐全的墓地墓园形制和3000多件精美文物，显现出很高的历史学、考古学价值，2010年4月16日《中国文物报》已先行做了报道。兹后随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该墓园又新获一系列重要发现，除进一步确认了该墓地的属性外，又增添了不少关于墓园基本形制布局、营建顺序和墓园墓地关系的全新资料，出土了许多关于M8棺椁形制、关于从葬兵马俑属性和内涵的重要遗迹遗物，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陶器、玉器等重要器物600多件以及许多珍贵的考古遗迹等。

1. 墓园道路排水系统遗迹

2010年5月，为进一步了解墓园道路和排水系统，我们做了重点区域的钻探和发掘，发现位于墓园北部，呈东西方向有一条重要道路。该条道路东接祠堂北端，西达大墓墓道北部。道路规划颇细，筑造比较规整，系先开挖基槽以后，再回填干净的黄土夯砸压实，然后修整路面，最后在路面两侧竖立方砖，以保护路面。竖立的方砖多有图案，图案朝向外侧。

道路路面大部分现已不存，仅存基槽内部分。经过发掘的道路长约35米，宽2.5米，残存厚度约0.4米。道路基槽打破、叠压于大墓西侧从葬坑K2填土之上，道路东端部分，则被M1墓道打破，而且未见再次修复。

这两处打破关系加上以前清出的祠堂遗址两个时期建筑的叠压打破关系，祠堂遗址与M1、M2的叠压打破关系，成为揭示墓园建造工序的重要证据链，表明道路建造晚于主墓M8及其从葬坑封埋完成之时，也表明该条道路是连接主墓M8和为其修筑的祠堂遗址（第一期）的主要通道。

墓园还发现重要的排水管道遗迹，位于主墓（M8）一号耳室东北处，方向呈西南—东北，向东北方向延伸，叠压于K2填土之上。管道为陶质，挖槽埋铺于当时地表约40厘米以下。管道直径约25厘米，做工较为精致，与墓园“长乐未央瓦当”、花纹方砖等发现一起，反映了墓园的特殊地位。

2. M8墓室绳索遗迹

过去一年发掘清理中的一大收获是确认了大墓的构筑工序，发现M8的挖筑和填埋比我们以往的认识要复杂得多，多道挖、筑、填等复杂工序，不仅是古代土工程技术水平的重要见证，更重要的在于它也是复杂的丧葬礼仪过程的物证之一，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

与此同时，在墓室和椁室内的夯筑填土中，发现了能够复原其夯筑工艺技术的一系列重要痕迹，特别是发现了一些分布富有规律的绳索和木楔朽化后形成的空洞和印迹。根据发掘平剖面观察，这些竹索是系在木楔上的，形成一个整体，东西排列成数道，呈南北向贯通墓室填土之中。绳索较粗，一般径约为1~2厘米。

M8填土中绳索痕迹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对该大墓构筑过程的深入理解，也为西汉王侯级别的大型墓葬构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3. M8主椁室的清理

M8前椁室和3个耳室出土了数百非常精美的文物，主椁室则严重被盗，并同时被烧，棺椁什物全成灰烬。不过毕竟是墓葬最重要的部分，保存的信息量依然非常丰富，有可资窥见复杂椁室筑造结构的遗迹线索，有劫掠遗留下的较为丰富的珍贵随葬品和随葬信息，就连盗、烧所保留的信息，也具有独特认识价值。



椁室阶段清理

在椁室中部木棺附近，清理出完整的玉璧9枚、可复原玉璧数枚，还清理出不少玉衣残片、管状玉器、金器、铜环、铜泡钉、“五珠”钱币以及陶豆、陶罐等等。



M8 主椁室玉衣片



M25 耳室陶罍陶壶组照 (原始瓷)



M8 主椁室玉璧组合

4. 从葬坑K6的清理

M8有6个从葬坑，至少有两千多件陶质和木质的兵马俑。本年度所清理的K6，共清理、提取500余件陶俑、20余件木俑，以及多乘木质小型车马等。

陶甲士俑和木甲士俑都是编列整体，佩挂齐全，每人配有一套武器，包括铁质戈、戟、矛、剑、弩等。随着俑在队列中位置的不同，它们武器的配置也相应变化，富规律性，是汉代军队编列编员和武器配置研究方面的极好资料。



木俑区域出有青铜钟、青铜钺、旗帜痕迹、铜印章等等，都与指挥系统相关。还发现11枚有关军队官职的印章，与木俑有明显的组合关系。它们依照级别排列，职位高的位于队列的前端，职位较低的位置次之，职位最低者位列最后。其中职位最高者为龟钮银印“步兵校尉”，与文献关于步兵校尉以及张安世职掌的记载相合。这些信息不仅对于墓葬及其从葬坑定性，而且对西汉军事史研究，有极重要意义。

5. M25（夫人墓）耳室清理

2010年3月清理了该墓的耳室。耳室为土洞木椁砖封门结构，其内主要随葬有陶器和四分之一大小的车马器。陶瓷器数量最多，包括灰陶罐、陶壶（原始瓷）、陶罍（原始瓷）以及体型非常小的明器陶罐。据相关研究，原始瓷器类的陶壶、陶罍应出自江、浙一带。两件罍和壶的肩部刻画了凤鸟的图案，每组图案一般有九只凤鸟，勾画颇有寓意。

该墓地非常重视发掘现场的文物科技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本院的文物保护的遗迹清理与保存以及文物提取工作，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全程参加，从而保存、获取大量的遗物痕迹和相关信息，比如漆器残迹、皮甲残迹、陶俑衣饰残痕、竹笥残痕等。

整合2010年度的考古收获，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墓园墓地属性的认识：

1. 张安世墓园应该是“御赐”尤其是“将作”营建的杰作，考古过程中揭示出系统完备和筑造精细的墓园，正是这种可以视作“皇家工程”墓园的物证和写照。该墓园不仅有大墓、从葬坑、夫人墓、祠堂等核心内容，而且还有兆沟、道路和排水等完备的辅助系统，在王侯级别墓园的考古发现中，这是极少见的。

2. 张安世墓的营建则是体现“将作”工程设计严谨、作业精到、技术高超的代表作。大墓建造中的许多细节，特别是与建筑工序、技术等有关的绳索、木楔痕迹的发现，都为该类墓葬建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绝好标本。墓室出土的珍贵随葬品，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也为礼制研究和相关器物研究提供了确切的材料。

3. 从葬坑军旅内容非常丰富，俨然汉代军队编列的写实。各从葬坑似为独立建制单位，具有完备的指挥系统，几乎都有与指挥系统有关的青铜钟、钺和其他配置，有不同等级的军吏和相应印章，有持兵佩甲装备齐全的甲士俑，有与军旅行动有关的武备等等，如此丰富准确直观的军事史资料是罕见的，相信会带来军事史研究的突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仲立 丁岩 朱艳玲）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2月25日4版）

■ 返回

